

一位英国陶瓷艺家在景德镇的朝圣之旅



Wenhui Book Review since 1985



# 文匯 讀書周報

文匯

第 1691 号 本期八版 2017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一

## 阅读前沿

- 殷慧芬 — 『櫻榴居』中写传奇
- 梁永安 — 镰仓之刀起刀落
- 曹正文 — 王元化谈读书与独立思考
- 刘金祥 — 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

## 每周一书



### 《詹森艺术史》

[美]H. W. 詹森等著  
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  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 
定价:888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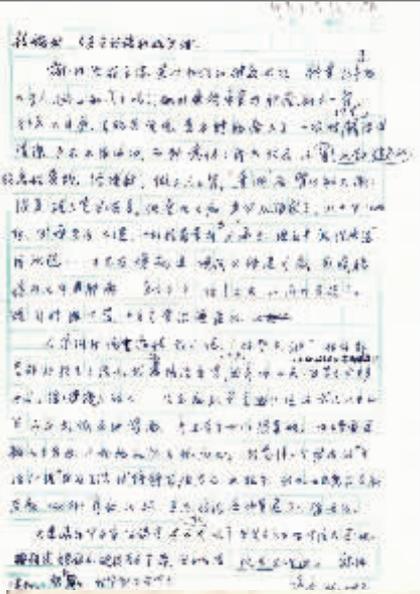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一部艺术通史著作，聚焦从史前直到 20 世纪末的西方艺术。该书英文原版自 1962 年出版以来，随即占据艺术史书籍畅销榜的位置，长达数十年之久，成为西方大学艺术史课程的标准教材。

本书以时间为框架，分为古代世界、中世纪、从文艺复兴到洛可可和现代世界四个部分，以各个时段的代表艺术品和艺术家为重点，阐释了艺术风格及其演变的历史。现在的第七版在内容上较之前版本有很大扩充，除了包含传统的绘画、雕塑和建筑之外，摄影和工艺美术等门类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。此外，本版还顺应了当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潮流，扩充了对女性艺术家、当代艺术和文化多元论等当代议题的论述。

(下转第二版)

# 杨绛先生的一封信

王周生



沈建中 摄

2016 年 5 月 25 日杨绛先生去世。消息传来，心情格外沉痛。杨绛先生不仅是我敬重的一辈文学家和翻译家，也是我婆婆王郢的终生好友，钱锺书先生还是我婆婆与公公周而复的证婚人。我们家对杨绛夫妇的回忆有许多。那天，我在书橱里翻找，找出杨绛先生送的《干校六记》《洗澡》以及钱锺书先生送的《管锥编》《围城》等书。最重要的，我还找出珍藏了 22 年的一封信。

这封信写于 1995 年，是杨绛先生写给我婆婆的，信中披露了钱锺书先生的病况和她自己的心情。平日里，常听婆婆说起杨绛和钱锺书夫妇的趣闻轶事，可惜婆婆已去世多年，我再也听不到那些有趣的往事了。我想我应该写点什么，记录这段往事，写下有关史料，供后人参考。

我婆婆王郢，原名王颖婉（1913-2006），苏州人，父亲王謇，字佩诤，是著名的藏书家、历史学家和文学家，章太炎入室弟子，曾加入国学讲习会。王佩诤学问深厚，他的弟子也不少，如费孝通、冯其庸和范敬宜先生等，都是他的高足。我婆婆王颖婉初中就读苏州振华女中，杨绛也在该校就读。那时，王佩诤先生（小辈

叫他“阿爹”）任振华女中教务长，后又任副校长。

杨绛，原名杨季康，生于 1911 年，长我婆婆两岁。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无锡人，中国同盟会成员，曾留日留美，回国后做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。1923 年迁居苏州，做开业律师和自由评论家。1933 年，王佩诤先生被东竹堂寺的住持道林和尚告上法庭，聘请杨荫杭先生做律师。一来二去，王佩诤和杨荫杭两家熟悉起来。那时，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遇有喜庆宴饮，往往邀请戏曲、曲艺演员到家中或酒席上演唱助兴。王佩诤对昆曲情有独钟，曾把昆曲引入中学教育，他说，“如果不懂昆曲，就不是真正的读书人。”所以王家的堂会，少不了昆曲，但是太太与家中其他人喜欢苏州弹词和苏州评话。家中每有堂会，杨荫杭家也来助兴，十分热闹，甚至杨荫杭的妹妹，即杨绛的姑妈、教育家杨荫榆女士也曾来王家听书。

1932 年，杨绛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，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念研究生。我婆婆王颖婉从振华女中毕业，考取燕京大学物理系，后转协和医学院学医。两人同一年离开苏州，来到北

京。幸好清华、燕京相隔不远，她们常来常往。

抗战爆发了，北平沦陷，婆婆回到苏州，家中被日本人抄家，全家逃难至上海。她在沪光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教高中英语和生物，同时考入红房子女子医学院继续读书。在沪光中学期间，婆婆遇到同在学校教书的光华大学学生周而复。一对青年男女，抗战中相遇，他们相爱了。1942 年，王颖婉与周而复在上海订婚并在北京结婚。王佩诤先生觉得，女儿终身大事必须慎重，于是找了老友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当证婚人。那时，杨绛和钱锺书已从欧洲回国，居住上海。钱锺书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，是周而复的老师。钱锺书欣然应允，他在订婚仪式上说：这对新娘新郎，一个学医是善，一个学文是美，一个善一个美，这个婚姻是真善美！众人听了欢欣鼓舞。婚后，我婆婆跟随周而复去了延安，在中央医院工作，改名王郢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只是，被钱锺书先生称为“真善美”的她与周而复的婚姻，没能维系到底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解放后，我婆婆王郢从北京中央香山门诊部调到上海市卫生局工作，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在上海医学情报研究所所长任上

离休。

1995 年，北方有位研究钱锺书先生的专家，托我社科院的同事来问，我婆婆能否回忆并写一些与钱锺书先生有关的往事，他们正在编一本书。我婆婆非常认真，提笔写信告知杨绛。过了一阵，杨绛先生回信了。婆婆很高兴，可是看完信，沉默不语。婆婆把信递给我，我愣住了。原来，钱锺书病了，病得不轻！

颖婉妹：（其实我该称你“大姐”）

谢谢你给我来信，关心我们的健康状况。锺书 93 年春动大手术，（你已经知道了吧？）因输尿管内肿瘤，割去一肾。94 年七月底，因肺炎住院，查出膀胱癌三个，一次性探导，摘除并烫净。手术也很成功。不料惹恼了那只仅存的也并不健康的肾，致急性肾衰，经抢救，做了人工肾。“透析”后肾功能又渐渐恢复，现已完全恢复。但叠次大病，身体太弱了，从十一月十九日起，发烧至今不退，一切抗菌素都已用遍。现在是“物理降温”，用冰毯一小时左右烧就退，晚间又体温升高。同时，膀胱内又生肿瘤。怎么办？你是大夫，不用我多说了。现同时服中药，中医是管治癌症的。